

展览评论：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

来源：拾萬空间

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

——黑匣子

虽然澳洲作家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写过一本《荆棘鸟》（The Thorn Birds），但实际上并没有一种鸟生活在荆棘之中。它暗示了一种人类难以摆脱的困境，正如艺术家王希民将布满尖刺之地的荆棘与囚困高墙的带刺铁蒺藜联系在一起。这种尖锐的冲突，与丛林搏杀的生死游戏，使画作中充满了一种冷酷的绞杀。

特别是将这一种绞杀与传统造型中的优雅联系在一起，尽管艺术家采用了壁画的传统技法，并使用了麻布、砂子、麦秸、明胶、黄土、澄板土、高岭土等材料进行了载体制作，使得整体作品质感如窑窟般史钩沉淀，营造出皴裂与黄沙的大漠之风，但那种隐藏于画作深处的残酷与中国古典之气形成了巨大的冲突与反差。

这种反差性与拟人性，伴随着刻意营造的时间荒漠，使得艺术家以宏观尺度上对人性及人类历史的把握，倾尽于他的自然万物的观察。这种思想的捍卫，以动物形象中的决然予以表达。在狩猎与反狩猎中，攻击性都是同时作为防御与进攻的武器，正如野猫与尖刺荆棘围城之中的雀鸟，豺狼与喷张而呼啸的鹿角，蒺藜之燕与胡蜂的毒刺……

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强者与弱者，掠食者和猎物同样在自然法则的漩涡中翻覆，浑身是刺的避世与夜视下的捕食，只贪恋腐食的乌鸦与视万物为可猎的大猫，短暂宁谧下的花开与化一切为灰烬的野火，都指向着一种不可预测的结局。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巨大的荆棘监狱困着所有的在场者，犹如囚徒之境：“无力感和愤怒的两端皆壁垒。”

正如“湍濑”意味着水浅急流之处，在艺术家王希民的湍濑世界中，荆棘就是最大的表征，也是人类处境的困惑，且是一切绞杀吞吃之地的活着的历史现场。正如麦卡洛所虚构的故事，没有真正的一种鸟活在荆棘之中，且如书中所言，其终极命运就为投入荆棘而死。真实之鸟的生命乃是在天空飞翔，正如真实之鱼的生命乃是在水里畅游。

人却被困在这荆棘之地，直到归于画板上不断皴裂的泥土。正如在王希民的作品中所示，这荆棘象征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存在，无论其处在自然的何种角落，所以，它必然与其对应物：铁蒺藜形成为一体。这显明的揭示出：这湍濑世界不是出自于人之外，而是出自于人之内。尽管艺术家将它抽象化为一种“命运”，这显然是从众生对世界观感的关切和个体能力的局限中出发，宿命般的流露出来。虽然艺术家想将其视为一种动物生存式的本能性攻击行为，类比于人，却也无法回避人性中绕不开的欲望纠缠，换句话说，人类世界的荆棘不像是一种自然产物，而是一种被自身欲望所演化的铁蒺藜。

宛如无尽的尖刺迷宫，东汉王充在《论衡·状留》中言：“是故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这里暗示着，若世界是湍濑，虽作为个体的人而言，似被不可测的命运如沙石般推搡轮转，但却在这囚困所有人的湍濑之中，有一磐石，绝不因湍濑所左右。正如在那个看上去似乎荆棘缠绕的世界中，却有一个声音说：我要给你起名叫摩西，因为我把你从这水中救出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Mqex1zJKyqqGToPWbPd0w>